

德国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国家不允许砍伐，即便是树倒了，也不许出售。许多局部的森林开放于公众，人们在这里跑步，遛狗，家长带着孩子在森林里散步。幼儿园、小学校的老师带着小朋友到这里认识自然。与此同时，当地的社团组织国际上的艺术家到这里做作品。

我参加了达姆斯塔的第五届国际森林创作项目。本届是由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的13个艺术家组成艺术创作营。

刚到德国后项目的负责人乌塔带我参观了做雕塑的场地并介绍了过去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有的已褪色，有的已残缺，有的已不复存在。我突然意识到在自然界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作品在这里诞生又在这里消亡，来看它们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许多孩子。他们看它摸它有时和它一起玩，它已变成了他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着它的存在或不存在。乌塔告诉我，她曾听到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讲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如何如何的东西。我想象着，面对眼前的空旷，一个是对过去回忆，一个是对曾经存在的想象。可能这是艺术的一个很好归宿吧。自自然然的生，自自然然的死，没有拥有它的负担。

——梁 好

德国国际森林艺术——自由与广阔

INTERNATIONAL FOREST ART- FREEDOM AND WILDERNESS(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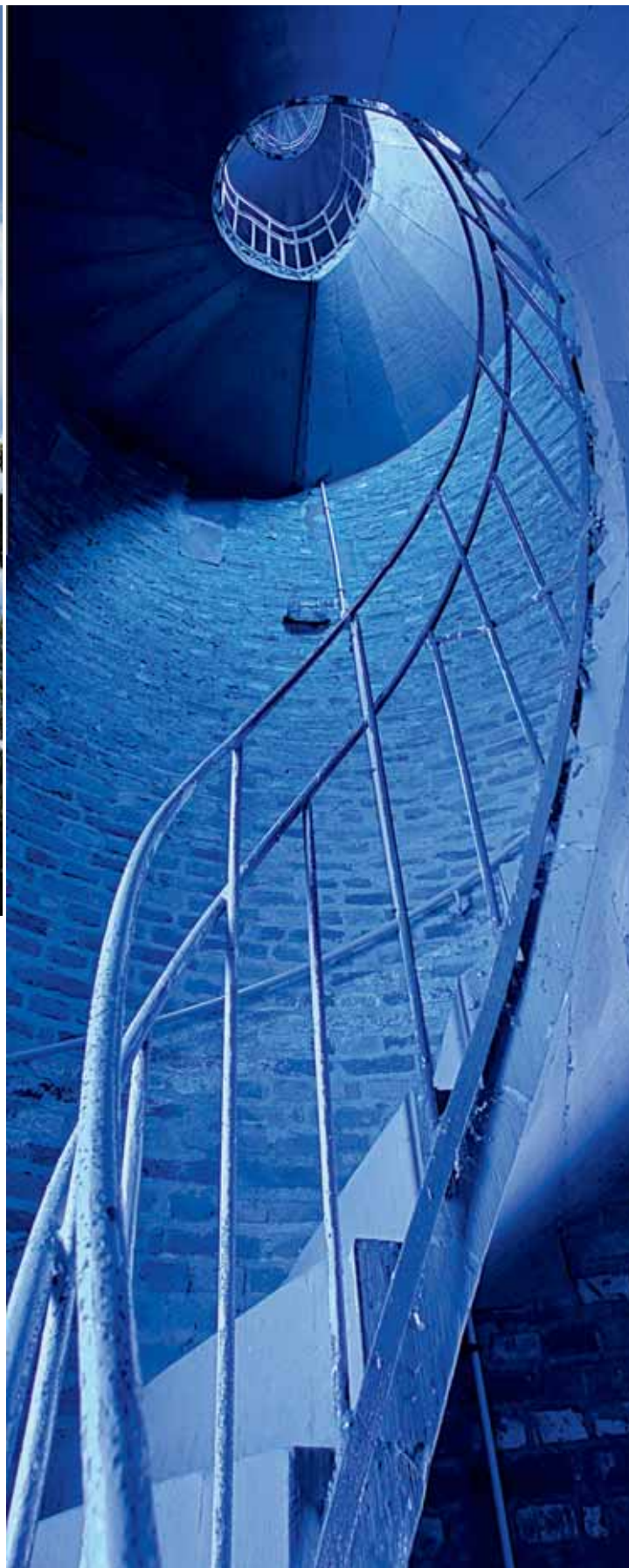
沃克是个舞蹈家，他在森林里建造了一个树屋，小时候妈妈经常带他去海边散步，他会在沙滩上捡漂亮的石头和贝壳。等到手里放不下了他就又扔回海边，他长大之后一直保留了这一习惯。一次他捡到了一块石头，然而，他没把它扔掉，一直把它保存了下来。后来就有了现在的树屋的造型。搭建悬挂的过程没有一根钉子钉在树里。同时在屋下，他又搭建了一个台子可供人们跳舞表演或参禅打坐。开幕式的那天我们观赏了他们的舞姿。 ——梁 好





个子瘦小的伊丽娜用粗细不同尺寸的白绳子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她极尽能事地用自制的梭子、钩针编织成形状各异的图案，然后根据森林中的环境与位置组合出她想呈现的网。白绳在绿树的衬托下显现出质感与形态的美，走在其中我分不清，那是我的小屋，还是我是它的猎物。

——梁好



Gerhard 的装置是唯一不在森林里的作品，他把在森林边上的塔楼窗户上的透明玻璃都换成蓝色。走进塔楼，蒙眬的蓝光让你觉得像是进了虚幻的迷宫或是深邃的海底。音乐悠悠传来，仿佛与世隔绝。使人完全转向内在的体验与想象。到达塔顶有豁然开朗的激动。蓝天，森林，城市尽收眼底。忽然感到又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它既熟悉，又陌生。一明一暗，一内一外，让你对这个空间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体验。

——梁 好



创作营共三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我锯着 12 件 90 厘米宽厚的大木头，然而没有体验到创作的挑战和兴奋，很郁闷自己下意识地又对过去的作品重复。第三个星期，我忽然找到了感觉，胆子开始大了起来，下手也果断许多。一天，泰勒走过来看我的作品。给说说，我说。他说：有可能的话，我想把这件作品抱回家。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他说：你其他的作品我都明白你的意图，只有这件我看不懂。我说这是一个残疾的孩子，我不是故意要做成这样的，我不觉得它好看，可每一次它总是抓住我的注意力。扔了舍不得，留着又碍眼。他说：它不漂亮，但它与我对话，像棵树。

我想着泰勒的话，觉得他说的美极了，“像棵树”，树是看不懂的，因为它没有目的，然而，它是有生命的。也许这就是艺术的真谛吧。

艺术营结束了，而每个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说着他们想要说的话。没有价格，没有收藏，没有名誉，只有存在。我喜欢。

——梁好